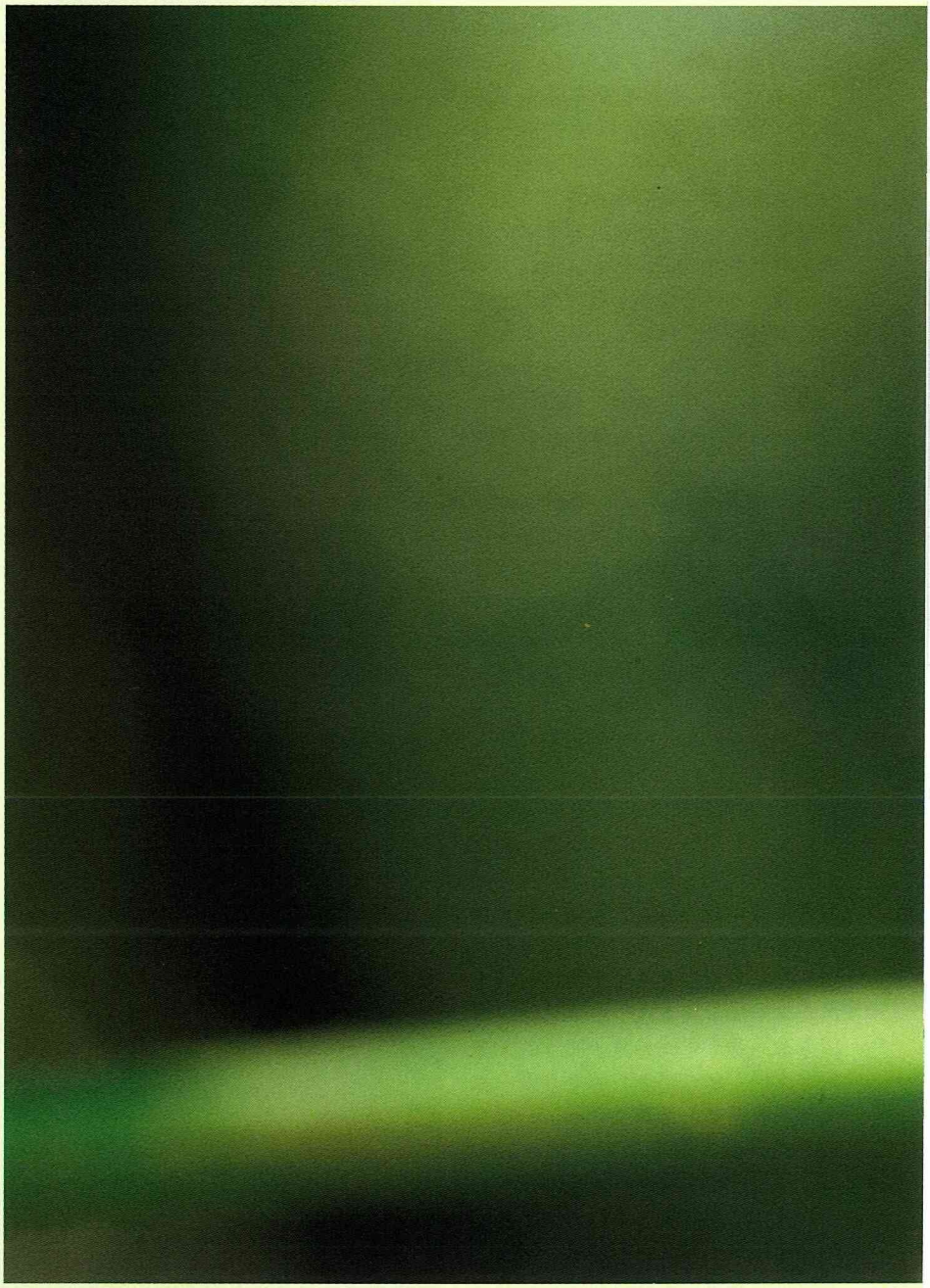
文・攝影／王瑞香

螳螂事件

不住連續逗弄了牠三次，誰知到第三次牠就拒絕演出了，更加令人覺得好笑。除此之外還與蜻蜓、蜘蛛、螳螂、毛蟲等打了照面。在這個豐富的觀察日裡，除了影像，我只帶回家一樣東西：一個附在野牡丹枝條上的螳螂卵鞘。

8月6日從外面回來，進門後，當我將一個從山上帶回來的細長的毬蘭果實擺到那堆著千年桐果、唐棉果、蟬蛻、蜻蜓蛻、螳螂卵鞘等的櫥櫃上時，突然看到旁邊有一隻小螳螂在漫步。「又從野外夾帶昆蟲回來了。」我心想。這樣的事是常有的。只是，我立刻又瞧見了另一隻小螳螂。接著又一隻！我開始納悶：怎麼回事？……當我的眼光瞟到擱在櫃檯上的螳螂卵鞘時，答案就揭曉了。



■螳螂頭部特寫，像掛了一副過大眼鏡的三角臉。（石碇，8月1日）

這事得從十天前講起

7月26日，葛樂里颱風輕輕掃過台灣，7月27日葛樂里離台，7月28日我到石碇一個觀察定點去看颱風對昆蟲的影響。結果，出乎我的意料，成果竟是豐碩的。

當天見到最多的是蝗蟲，當我從比我還高的禾草旁走過時，草叢中便響起陣陣的窸窣聲，大小蝗蟲此起彼落地跳動著，強大的彈性訴說著活潑有力的生命力。再來是各種蝴蝶，多半是大型的，其款款有致而難以捉摸的飛舞模式，激發你追逐牠們的欲望。印象深刻的是在一株加拿大蓬上，一隻赤星瓢蟲正在吃白尾紅火蚜的鏡頭。最有趣的是一隻會裝死的紅色小甲蟲，叫人看了想笑。見牠如此裝模作樣，我忍

我將這個卵鞘安置在玻璃瓶裡，每天察看好幾回，想觀察小螳螂孵化、從那裡出來的情形。但是過了五天都沒有動靜。於是我請一位昆蟲學家看過，他爲我的卵鞘換了一個他自己改裝的透氣的塑膠罐，並用膠帶將枝條固定，還在罐底鋪了一層紙巾，「牠們喜歡這樣。」他說，然後將卵鞘還我。最後他附加了一句：「說不定小螳螂已經孵化跑出來了，因爲這卵鞘的開口有點大。」之後我又耐心等待了三天，但是依舊沒有動靜。於是，我便武斷地認定這是個已空了的卵鞘，而毅然決然將之自罐中取出，和幾個蟬蛻與蜻蜓蛻擺在一起，隨即將塑膠罐挪作他用了。誰知兩天後牠們竟趁我不在時集體孵化了！既明白了是怎麼回事，我便急急忙將卵鞘重新放進塑膠罐裡，然後開始瘋狂地捕捉到處亂竄的小螳螂，但，不用說，這根本是亡羊補牢，徒勞之舉而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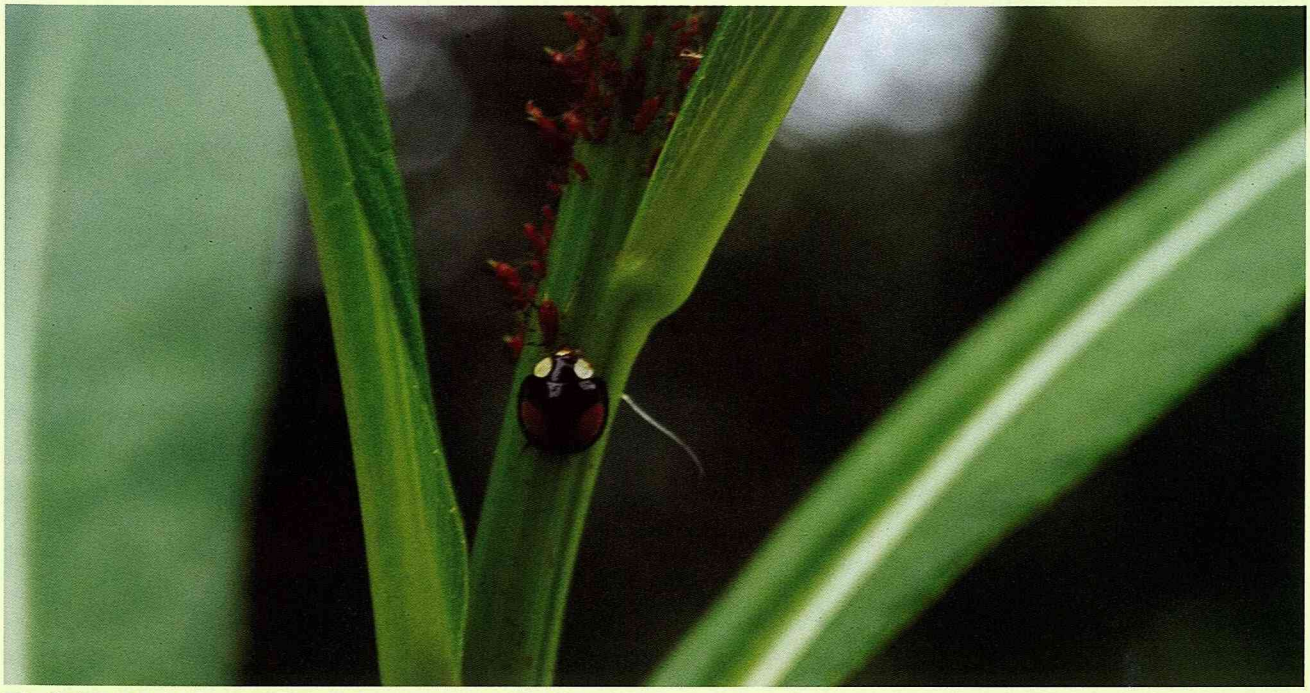




■一個附在野牡丹枝條上的螳螂卵鞘。（石碇，7月28日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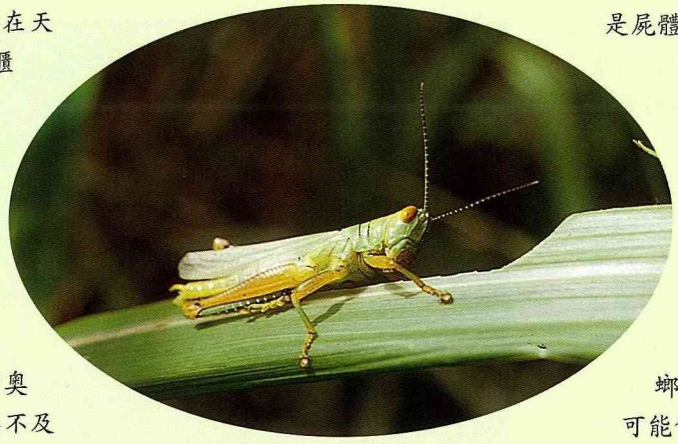
■剛出卵鞘的小螳螂。（福山植物園，8月6日）



■一隻赤星瓢蟲，正在吃白尾紅火蚜蟲。（石碇，7月28日）

當晚，我不停地撞見在屋內各處走走停停欲覓食的小螳螂，於是，整個夜晚我拿著蟲盒匍匐在地上捕捉牠們，到深夜還不得休息。次日，我將捕到的一些螳螂拿到附近的一個小山崙去放生。此後連續三天我都如此忙著搜救牠們——其中有的已餓死，有的則被我不小心踩死。這期間牠們最富戲劇性，也最有趣的演出是在第二天晚上：牠們大夥兒在屋子的高處走動，主要是集中在天花板和櫥櫃頂。我擺在櫥櫃頂當裝飾的酒瓶和彩色陶盤，都成爲他們運動的據點；看著一隻隻小小的螳螂井然有序地沿著酒瓶口和盤緣作圓周運動，剎那間我耳中彷彿響起了某種音樂，心中所萌生到的美妙、驚歎與享受，較諸觀賞奧運韻律比賽實是有過之而無不及——因它多了一份意想不到的驚奇與逗趣。這樣動人的畫面很可能是此生再難見到的，我深深遺憾當時因太沈醉而完全忘了將它拍攝下來。

只經一個晚上的相處，我便已相當喜歡這些小螳螂了。有幾次在浴室遇到牠們，看牠們對我視而不見地兀自在那裡覓食——卻徒勞——其天眞無邪與專注之狀令人動容，而捨不得將牠們弄走。牠們會走幾步便停下來，張開後腿，站得穩穩的，然後豎直身子，折起一雙前臂，接著左右轉動牠們小而滑稽的、像掛了一副過大的眼鏡的三角臉，看看有什麼食物可吃，欸，眞是有說不出的可愛！



■蝗蟲以強大的彈性，訴說著活潑有力的生命力。（石碇，7月28日）

可惜牠們無法在屋內存活——因牠們是肉食性動物，我極不可能養牠們——而必須將牠們悉數弄出屋外。搜救工作只持續到第三天，此後再遇到牠們時都已是屍體了。

我很後悔過早將卵鞘從罐子裡取出，而使得這許多小螳螂喪命。然而，除非我將卵鞘隨身攜帶並密切加以觀察，否則小螳螂們還是免不了會死掉部分，爲什麼呢？因爲根據書上所寫，小螳螂孵化後若不迅速散開，很可能會自相殘殺起來。所以，事實上我應引以爲戒的是：要在事前查閱有關書籍。